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呂祖謙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焦滑

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

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

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

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

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實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

故魏風著十

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

刺褊必淺反

也魏地陜音於懈反

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

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

爲也故是詩

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

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襍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

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

○〔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婦

未見

賢通反

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

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繚音了漱悉候反。

○〔毛

氏曰〕要襖也。襍領也。

孔氏曰要是裳襖襍爲衣領說文亦云襍衣領也。

○〔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爲容好者也。

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

○〔孔

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

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襖襍之功其儉

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

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攢山廉反

云好手貌。

董氏曰石經作攢。

好人提提。

徒兮反宛於阮反。

然左辟。

音避。

佩其象揅。

勅帝反。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也。

范氏曰帝安徐也。

宛辟貌。

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

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

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

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掃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脩

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編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子預如預反沮反洳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敘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敘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

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鄭氏曰〕無度言不可以寸尺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

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軺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軺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

者。主君公車之行。列。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爲軫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已。宦音患。軫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蘋。音織。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蘋。水蔦。音昔也。孔氏曰。水蔦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云。今澤蔦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

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樂縣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縣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

取。膏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爲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

詠之爲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琴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

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

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岵，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岵，山無草木也。○陳氏曰：岵也，岵也，皆山之高处，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鄭氏

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尙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

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

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爲深切也。

○〔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

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尙無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

音起

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

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無寐。無者

常志反

寐也。

母尙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孔氏曰。謂土田陝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彊陵弱。衆蹙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

疆此詩所爲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

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

○〔毛

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

○〔孔氏曰〕魏雖

城狹民稠。未必卽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陜隘耳。○釋文。閑閑作閒閒。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

以世反

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廩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廩十畝。魏旣削小。豈容尙守古灋。容或數家井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

待丹反

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

若惑反

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力纒。於宜反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

直連反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音元

貆

音喧

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七丹反

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爲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潯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河水清且瀾。瀾。大波爲瀾。小波

爲淪。直波爲徑。漣瀾雖異而義同。

○〔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

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廩。

孔氏曰。廩。謂一夫之田百畝也。

○〔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胡何也。貉子曰貍。

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貍獸也。

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貍何爲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

音福

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

孔氏曰。伐橫爲車之輻。

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

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廬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邱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鵲兮。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素門反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爲困。孔氏曰：方者爲倉。鵲，鳥也。爾雅

郭璞注曰：鵲，鵲之屬也。○鵲，烏反。孰食曰飡。說文曰：飡，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呂驗反國人刺其君重斂，蠹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蠹，食者。蠹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柔盡也。猶君重斂，漸漸

以稅使民困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古亂反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毛氏曰〕：貫，事

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

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培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

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月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士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詔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恆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冀。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前漢地理志云〕河東

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音所律

刺晉僖公也。

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

儉不中

丁仲反

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

洛音

也。此晉

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

息嗣反

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爲

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閱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

允橘反

其莫

音暮

今我不樂

音洛

日月其除

直慮反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音據

好

呼報反

樂無荒。良士瞿瞿。

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蜚也。

俱勇反

孔氏曰。郭璞云。今趨蟻也。陸璣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

九月在堂。聿遂也。

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暮。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

始。嚮末

言也。除去已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

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

○〔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

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閱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

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

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

〔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

灑。所懈反掃。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

愛也。有朝廷不能以灑掃，非不好絮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譬如無所知，將爲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鐘鼓，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爲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頽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必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爲，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莖也。田節反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機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粉。爾雅疏曰：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

〔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取之以爲己樂矣。

山有栲，隰有杻。音考反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樛。孔氏曰：栲似栲，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樛樛栲漆相似如一。杻，櫬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爲弓弩幹。○樛救書反，權於力反。灑，洒也。孔氏曰：洒，謂以水溼地而掃之，故轉爲灑。

灑是散水之名。考，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嬖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

侯弑仇立是爲文侯文侯弑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巖巖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黼文以褰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繡黼爲領

○〔鄭氏曰〕國人欲

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